

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

□张大锁

七年时光,在人的生命中不算长,但也不算短。从一名普普通通申请入党的青年,成长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整整用了七年时间。

记得那是1989年1月26日的下午,我跨入北京市东城区师范学校还不满半年,班主任许高生老师召开班会,亲自点名我来做团支部书记。会后,许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三次政治生命,入队、入团、入党。现在你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处处要走在同学们的前面,希望你好好学习党的知识,了解党、热爱党,在师范期间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学生党员。”说完,许老师将一本红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放在我手里。

从那时起,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参加党课学习,读党的理论文章,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

入党申请书。一个学期之后,我被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师范三年,学校只发展了两名党员,我没能完成自己和许老师的夙愿——成为一名学生党员。

时光流转,1991年即将毕业分配的时候,许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师范期间,你没能入党是个遗憾,走上工作岗位,面对新人、新环境,一切要重新开始,希望你追求党的决心不要动摇。努力工作,积极表现,成为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党组织的大门始终对你敞开着,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牢牢记住了许老师的话。当我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之后,我虚心向老教师求教,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同时,上班第一个月,我就再次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全区“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演讲展示表彰大会上,我当众立下誓言:“25岁前,一定争取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成为一名优秀青年教师!”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1月25日上午,在我2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我把这一喜讯打电话告诉给许高生老师的时候,他激动得连声说好。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一定比我还高兴。屈指算来,从许老师找我谈话,到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正好七年。

1996年5月,我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我的事迹还被写成了人物专访发表在报纸上。7月,我入选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考察团赴江西井冈山考察学习。最令我难忘的是7月29日那天细雨蒙蒙,我们考察团一行22人登上了举世闻名的“黄洋界”。考察团团长带

着我们一起在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我们那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山谷,20多年后,依然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

记得入党那天,校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组织上入党是一时的事情,而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情!”20多年来,我始终铭记这句话,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当初做教师,还是后来当干部,我都不忘入党初心,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交公粮的记忆

□王太广

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无论是大集体时代,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几乎都经历过交公粮。

大集体时代,每年夏粮收获后,社员们总是把籽粒饱满的小麦扬了又扬,筛了又筛,晒了又晒,然后用长条布袋装满扎紧,生产队长挑选几个最棒的,拉到公社粮管所去交公粮。

公社粮管所是最基层的粮油收购单位。每年夏粮征购期间,粮管所就像过节一样,提前做好腾仓并库、清仓消毒、器具检修、安全保卫、广播宣传、书写标语、茶水供应、急救药品等准备工作。

前往粮管所交粮的人们为了及早完成任务,每天凌晨就赶到粮管所排队,有的甚至在粮管所门前过夜等待。马车、架子车在粮管所大门前的两边沿着公路依次排成长队,秩序井然,那种爱国热情和遵章守纪的情景让人感动。那时候要想尽快交上粮,质检可是一大关。

质检员都是上级粮食部门业务培训过的,质检员检验粮质一般是“感官检验”,“一抓一看”,也就是手伸进粮食口袋内,抓上一把,感受一下水分多少。

干粮食抓着手不疼、难抓紧;湿粮食抓着手不疼、易抓牢。如果拿不准的话,就朝嘴里嚼几粒,用牙咬咬,干粮食“咯嘣”易碎,湿粮食“扑哧”黏牙成片。之后再再粮食放入手掌中摊开看粮食是否饱满,对干粒重、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含量也就心中有数了。为防止有人在粮食口袋里,上面装干粮、好粮,下面装湿粮、次粮,质检员就用他的“法器”。也就是一根尖尖的、里面是空心的铁质探粮器从整车或布袋的上、中、下及左、中、右各个部位分别扎进去,旋转半圈后再抽出来。抽出时,探粮器顶

端的倒钩盖就会自动打开,把布袋内不同部位的粮食顺势带出来,然后倒入质检员手中。上下粮食是否一致,立马“公开亮相”。这时质检员才开始对粮食“生死簿”,在质检单上填写所验粮食的品种、袋数、水分、杂质含量和等级,并签上自己的姓名。对不合格者,他也会签上“晒粮”或“过筛”等字样。

如果交粮者对质检员所定的等级不认可,质检员就会协同其他质检员用“容重器”“快速测水仪”等进行测量,即使再禀的人面对仪器所测出的结果都会无话可说。

过了这道质检关,下面的程序就是过磅、入仓、结算、领钱了。前去交公粮的大都是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当家人”。当他们交完公粮、领罢款,听着高音喇叭里播出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的曲子,右手蘸着唾沫数钱的时候,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交公粮仍然是这种程序,每个农户待小麦收打完后就会主动开着小手扶拖拉机或拉着架子车到粮管所交公粮。记得1985年夏季,我趁星期天回家帮母亲交公粮,光排队就等了几个小时。

自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取消了延续多年的皇粮国税。农民由交纳定购粮变成了销售“最低收购价”粮。现在的农民不仅不交粮了,还能领种粮补贴。如今,每当我路过老家粮管所时,当年交公粮的热热闹闹以及质检员忙碌的身影、严肃的作风、习惯的动作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永远的记忆。

作者档案

王太广,河南汝南人。黄淮学院特聘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回望乡村》等。

葱油饼

□魏静敏

周末,回了趟葛老家,中午在老同学家吃了饭,看到她烙的葱油饼,不由想起儿时,每年生日,妈妈都会亲手给烙一张葱油饼,吃妈妈烙的葱油饼真是享受又好吃!

现在想吃,会在街头的小摊去买,可每每吃了,又觉得实在不是那么一回事。看那街头的小摊,虽为北方人所支,但和我们家乡比,做法过于粗糙。有的地方,葱油饼是油炸的,焦黄的样子很好看,但吃上一两块就消化不了了。有的地方,烙饼的面是开水烫的,烙出来外边焦黄,也很有层次,但吃起来面糊糊的,软而不筋。和家乡比,和妈妈的手艺比,实在差得太远。

我们家乡烙饼,不用发面,面要提前和,并且用温水。和好面,便干别的活儿。过一段时间,等面醒了,就在案板上用力揉,边揉边加些干面。揉到面不粘案板时,拿大擀杖用力擀,直到擀得比纸不厚多少,才把事先用油淹过的葱花倒上摊匀,撒上精盐。然后把面卷起来,用刀截成段,再用擀杖擀,擀得大小如碗口,放在鏊子上烙。鏊子上要抹少许油,火要中火,饼要不间断地转动。烙好的葱油饼,层次多,样子焦黄,葱香扑鼻,筋软耐嚼。趁热吃,那个好吃无法形容,真的会把把持不住一连吃两三个。

欣欣向荣

徐杨绘



桑葚染红的夏天

□赵自力

桑葚是夏天第一道野味。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自然不会错过桑葚这道美食,正是那些美味的桑葚,把我们的童年浸润得有滋有味。

立夏一过,桑葚就开始由青变红,红得发紫时味道最好,可惜我们没这个耐心,在桑葚还是花生米粒般大呈青色时就动手,那时的桑葚又涩又硬,嚼得“嘎吱嘎吱”响,却觉得味道还不错。放学后我们书包还没放下,就结伴吆喝着去采摘桑葚,这棵树瞧瞧,那棵树瞅瞅,发现那些紫红的成熟桑葚时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桑葚好吃不好摘,特别是熟透的桑葚娇气得狠,树枝一摇动就落在了地上,沾染了灰尘和沙粒,顿时没了看相。农村的

孩子自然有办法,那就是书包一甩,“嗖”的一声爬到树上去,然后采摘桑葚就如囊中探物般简单。

新鲜成熟的桑葚,红得发亮,紫得发黑,咬一口鲜美多汁,比那田边的野草莓味道还要好。我们常常骑在树上,摘一把上等的桑葚开心地吃着,那是在享受着劳动的果实,是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心情自然惬意无比。那些不会爬树的小伙伴,我们自然会照顾到的,把采摘的桑葚往下丢,他们用外衣接。树上树下,大家吃着笑着,把宁静的夏天渲染得热闹无比。

大人们总是嘱咐我们桑葚虽好吃,但不能贪嘴,怕我们闹肚子。我们才管不了那么多,先过过瘾再说。吃桑葚时手指常常会被染红,如果染到衣服上就不容易洗干净。所以,每次吃完桑葚

我们就到河边洗手,小心地把桑葚的红色汁水洗掉。我现在还记得,桑葚吃多的时候,扒拉一口米饭,轻轻一咬,牙齿都觉得很软。

长大后就很少吃到桑葚了,即使是回到故乡,桑树也不多见,倒是在超市里看到了桑葚的身影,免不了想起故乡桑葚的味道。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屋后种了两棵桑树,现在都有小碗口粗了。每年初夏,桑树枝丫茂盛,结满了桑葚。我们总要邀上一群朋友,去我老家摘桑葚。轻轻摇动树枝,熟透的桑葚就落在布上,就像摇落一地的儿时记忆。

我们也明白,父亲在老家不仅种下了桑树,也种下了快乐。每年立夏后我都要回老家采摘桑葚,尝尝野味,禁不住想起那些年,被桑葚染红的夏天。

父亲的“工匠精神”

□燕鸿波

父亲是名木匠,他是个极为细致和讲究的人。每天早晨,父亲都是早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当我起床时,院子里已经铺满了一地细碎的刨花,木头散发出特有的香气让人陶醉。

“爸,今天给哪家打家具?”“我看咱家衣橱旧了,今天就寻思给家里打一个新衣橱。”父亲脸上满是骄傲。父亲的手艺是出了名的,活儿很细也很讲究,街坊邻居做家具都找他。

父亲做活儿时很专注。我常常和小伙伴在自家院子里东奔西跑,闹腾个不

停,父亲却视而不见。有时我喊他几声问个事情,父亲毫无反应,于是我不得不扯开喉咙大喊,他终于听见,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应我几声,继而又埋头工作。

衣橱的雏形出来后,是父亲精益求精的开始。我认为衣橱已经做得足够了。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笑呵呵地告诉我:“现在这个衣橱就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如果想要让它成为一块上好的玉,那还要里外外,边边角角打磨一遍。我不禁被父亲做事的态度感染了。”

前些日子我让父亲给我打个书架。末了加句:“我自己用,随便做做就行了!”父亲一听急了,眼睛瞪得老大:“不行,我

做的东西,哪能随便?不论给谁做,不好就是砸我的招牌。以后你也要记住,做一件事,要么一开始就不要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日后当我做事时,我都会想起父亲对我说的这段话。

父亲有时会叫上我一起去家具城转悠几圈,也会不时地说几句:“做的这些家具我总觉得还差点。”我知道,时代快速发展,很多人一味地追求金钱和利益,做出来的家具必然缺乏感情。无论在哪个行业,只有真正具备“工匠精神”态度的人才能做出精品。父亲为我做了一个良好榜样。我很庆幸自己能够继承到一点儿他身上的“工匠精神”。

红旗渠礼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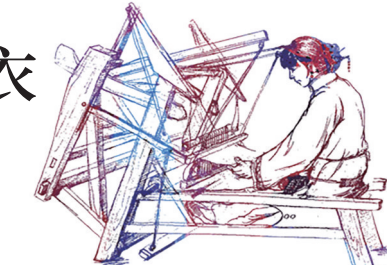
□杨忠信

引漳入林六十年,绿色飘带半空悬。英雄豪杰施壮举,九载苦战斗地天。风餐露宿石当床,腰系绳索峭壁间。舍生忘死何所惧,春夏秋冬舞钢钎。铁锤砸太行腹,肩挑车推凿岩坚。功在当代计长远,碧流奔涌味甘甜。逶迤平川三千里,主干支流百条线。遥看四面林草旺,城际八方溢清泉。幸福之路奔小康,人寿年丰俱欢颜。自力更生创基业,艰苦奋斗垂典范。建设山区脱贫困,无私奉献胸襟宽。使命催征新时代,乡村振兴喜开端。继往开来党运筹,砥砺前行勇超前。人工天河昭日月,精神永恒世代传。

清明

□白荣川

生态平衡恃平凡,自然和谐悟根本。疾风骤雨知劲草,天朗气清识乾坤。



母亲当户织布衣

□高闰青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女子当户织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男耕女织”社会分工的真实写照。每次读到这句诗,我就会想起母亲当年为我们织布做衣的情景。母亲为一家专注劳作的身影,是我心目中最优雅美好的形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做衣服、做铺盖用的都是土织布。小时候家里有一台织布机,勤劳的母亲从不闲着,一有时间就去织布。织好的布一部分拿去卖,一部分留作家用。全家人所穿的衣服的布料,包括床上铺的盖的,都是母亲用木制的织布机一梭一梭地织出来的。母亲的织布技术很好,不仅织得快,而且织得平整,还会织很多花样——条纹的做被子、格子的做床单、颜色鲜艳的给我们姐妹三个做衣服。“缙丝织帛犹努力,变缙操机苦难织”。可想而知,母亲当年为了我们能穿上带花纹的衣服,付出了多少心血!

时至今日,母亲当户织布的形象仍清晰而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母亲的两只脚踏踩动织布机下面的踏板,经线就会上下拉开,她的左手向上推动横木,右手拿着牵纬线的梭子往左边扔,让梭子轻盈地穿过其中的空隙;紧接着,她左手把横木往下使劲一拉,一根纬线就和经线紧密地织在了一起。一条条棉线在母亲手中神奇地变成了一匹匹粗布。随着机杼声,母亲把对子女的关爱和对全家的责任倾注了进去,织进去的是母亲的心血,编织的是子女的前程和全家的生活。尤其是每年的冬天,母亲经常会在悬挂的灯笼下织布。“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夜深人静,灯光暗淡,母亲脚踏踏板,两手交替传递着木梭,俨然一副南北朝时期沈约《夜夜曲》中的情景:“孤灯暖不明,寒机晓犹织。”看着她娴熟的动作,我钦佩不已;听着织布机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我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母亲的织布声犹如一曲优美的催眠曲,经常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入眠;它又如一曲明快的冲锋号,催着我

们黎明醒来。直到现在,我的耳际仿佛还萦绕着那有力而动听织布声。

我曾多次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偷偷跑进老房子,坐到织布机前学织布,但每次都能被母亲察觉,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我年龄小,拉柱子的时候力气不够,织的布不够密实,也不平整,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母亲没有指责我,只是告诉我怎么才能织得更好。

小时候逢年过节,母亲都会挑灯夜战,给家里每个人都做一件新衣服。

后来人们不再穿粗布衣,织布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但是母亲还会在农闲时织些布,让我们做被里、床单。母亲说:“粗布耐用,做床单睡着舒服。”

虽然我没能把织布的技术练得像母亲一样熟练,但对织布机却有很深的感情。后来老房子拆迁,很多东西在搬家的时候扔掉了。我跟母亲说织布机不能丢,一定要留着。母亲问我:“留着有什么用?”我说:“用来回忆。”母亲真的没有把它扔掉,一直把它放在老院的南屋里。母亲问我准备用来派什么用场?我意味深长地说:“用处很大,留着吧。”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用处,就是不舍得把它扔掉,因为它寄托了我对往日的依恋、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母亲的情感。直到现在,每当隆冬将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粗布衣裳身御寒的情景,从心底深处升起阵阵温暖与感动,也会想起那些“为求全家今冬暖,机杼终年织帛勤”的日子。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和母亲聊起她当年织粗布的情景,她心中也会有无限感慨,因为那不仅仅是劳作,那是母亲当年的精神支柱,也是她对孩子们深沉的呵护。

作者档案

高闰青,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教育学博士,焦作市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